

风情

谁改变了我们眼中的美

CHINESE BEAUTY

尹 慧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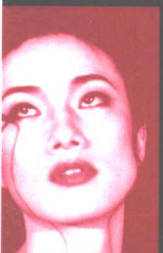
棉 棉
KIKO



金 星
VENUS



马六明
HERMAPHRODITOS



朱哲琴
DADAWA



称她们美人她们不一定天香国色 但她们的确是我们时代一道奇异的风景



尹慧 著

风情

谁改变了我们眼中的美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情:谁改变了我们眼中的美 / 尹慧著 .

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2.1

ISBN 7-5057-1760-X/C·251

I . 风… II . 尹… III . 美学—通俗读物 IV . B8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8912 号

书名	风情
著者	尹慧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125 印张 200,000 字
版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1760-X/C·251
定价	25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



尹 慧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于北京。16岁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而立之年结成两本小说和诗歌集子。1997年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新闻，回国后先后在《LOOK》杂志、《高跟鞋》网站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担任女性节目的主编或主持人。

CHINESE BEAUTY

虽然我们因小说《糖》知道了棉棉，但她早在上海的酒吧和派对上便无人不晓了；金星在纽约的舞台上曾经让西方高声喝彩，但她在中国成名却因为她是公开变性的舞蹈家；朱哲琴从来没有像歌星一样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，只是在她的《阿姐鼓》成为中国惟一的世界级发烧碟之后，我们才听到了她来自西藏的天籁之声；从马六明成名的那天起，他就被看成芬·马六明，一个有着女人面孔和男人身体的行为艺术原型。

作为上帝青睐的艺术家，她们都倾心于营造自己的世界。事实上，她们的生活比她们的艺术更为精彩。西方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与传统中国不同的气质和美感，在中国人看来她们的美有一种尖锐的气质，令人窒息。

除了作者之外，从未有人这样深入、细腻地描绘过她们的内心世界。于是我们发现她们竟如此地与众不同，她们的美不但会震慑你的眼睛，也会震慑你的心灵。



CHINESE BEAUTY

我总是为了一个瞬间的答案而活着，生活是一个又一个的开始，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结束，所以生活是美的。但我却从未拥有过完美的一天。

—— 棉 棉

生命对于我来说，真像是一个show一样，它为我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场景，每个场景都不一样，我只是随着场景的变化而体会着我的角色和心情。

—— 金 星

芬·马六明，不是我生活的需要，是艺术的需要。像一部小说，是一个不存在的幻像，是塑造出来的，不是真的生活有这样的脸和身体。但是他的行为，我觉得比一个身体自然的裸露加一个化妆的脸有更多的意思，通过这个形象来做的表演，是关于人的绝对的美和性别的矛盾。

—— 马六明

我梦见，我被镶于纳木措的烟波中，祈祷之词汇成波涛之声，我是那儿的精灵。

—— 朱哲琴

目 录



棉棉：我就是我自己

- 003 命运最初的恐吓
- 008 青春残酷的预言
- 015 我们的爱是一种毒素
- 023 我的生活是一间病房
- 028 我会暴怒在音乐里
- 035 告诉我通往
 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
- 043 爱是一个人的事
- 051 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
- 067 我的写作是一种崩溃
- 078 被蛀蚀的苹果
- 088 后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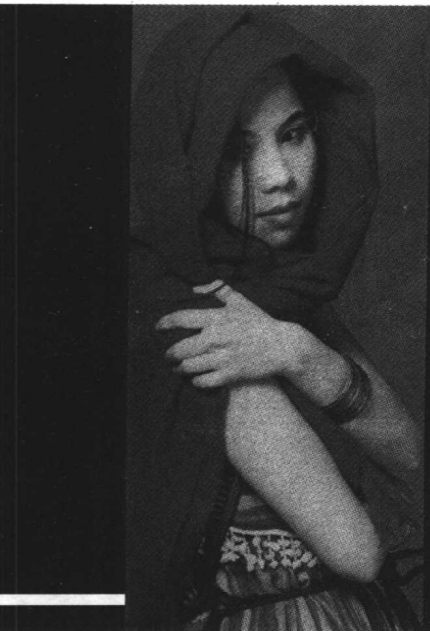
金星：走向女人的天意之舞

- 094 一个被叫做小媳妇的男孩
- 107 自由的颤动
- 119 轻风沐浴在欧洲
- 125 我要变成一个女人
- 138 再生的故事
- 151 女人的心愿
- 164 人生是一部出人意料的游戏
- 181 后记



马六明：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行为

- 186 被煤灰笼罩的童年
- 196 芬·马六明的诞生
- 207 男女一身的美人形象
- 235 奇幻世界里的坚硬现实
- 249 中国的赫墨佛罗狄特与
世界的对话
- 265 后记



朱哲琴：带你飞向天堂的声音

270 《丹顶鹤的故事》：

用声音寻找内心的孩子

282 《黄孩子》：

他用音乐穿透她的声音

292 《阿姐鼓》：

寻找自由灵魂的故乡

314 《央金玛》：

我一生向你挥过一次手

330 人间天唱的回响

343 后记

风 情

CHINESE BEAUTY

棉棉：
我就是我自己



找出那个女人——像一部推理小说的名字。一部推理小说的好坏首先是看悬念，悬念贯穿故事始终，起着承上启下、玄机妙算的决定性作用。

我要找的这个女人就充满悬念：她一见到蒙娜丽莎，不管何时何地会立即晕倒；她带着被酒精和毒品毁坏的嗓音；她始终跟城市和夜晚有关；她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雨天；她早年被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带向“问题少女”的泥潭；之后她的生活又以最快的速度滑向黑暗；她预感自己将成为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女人……

除了这些已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经历之外，她有三个名字：从前认识她的人叫她王莘；她在上海做酒吧DJ和摇滚PARTY时结识的好友喊她Kika；她的小说出版后人们称她棉棉。有文章介绍说：“现在的棉棉有三种身份：作家、摇滚DJ、PARTY策划者。”她16岁写“中学生自杀”；27岁发表关于毒品问题的《啦啦啦》；她在2000年1月出版的小说《糖》，据说两个月内卖了数万册，其后盗版无数。

《糖》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悬念。棉棉的“糖”既是一个精神缺氧的女孩的糖果、巧克力，也是她“曾经流不出的眼泪”、必须吃下去的“恐惧和垃圾”。《糖》中写道：“我所有的故事就是我的糖，它很忧郁，却是我灵魂的镇静剂。”后来还是有人问：糖是什么？



棉棉说：那是一种混合物，就像青春。

而青春也到处充满悬念，“残酷”不过是这个悬念系列剧中最浓缩的特征。然而人们普遍对残酷的事情怀有无限好奇，当棉棉和她的“赝品”一起成为大众媒体的公开话题后，大家把棉棉用于对青春自由的探索全部回赠给了她——人们逃脱了一次青春残酷的现实，却过了一把青春自由之瘾。

网络把人组成以各种心态参观残酷青春之旅的旅行团，输入棉棉的名字，瞬间有4000多条关于棉棉的各种报道和言论。我读了其中的几百篇，确信我无法跟随那里的种种悬念。

想要找出那个女人——我必须亲眼看见她。

命运最初的恐吓

“父亲为什么会把我逼到蒙娜丽莎面前，并且给我听交响乐？我想这就是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。到了27岁，我才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（以前我甚至怕提到这个女人的名字）。”

棉棉的小说《糖》，是以某种在他人看来也许莫名其妙的恐惧开始的，这种恐惧来自童年。她提出这个问题后，立刻把它交给命运去回答——人也许无法确切解释成长过程中每一次神经的触觉与反应，而当这种颤动形成日后无法逾越的敏感时，人便像看到了“命运这东西”。

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有这个犹如电影画面的场景：一扇被突然关闭的房门，屋内的四壁形成这个画面四条严丝合缝的边框——这就是你最初的自我世界，你独立的人格或许就从那时

MAAC97/08



■ 一扇被突然关闭的房门，屋内的四壁形成四条严丝合缝的边框——这就是你最初自我世界

开始形成，那个世界是被分离的——“门”隔断了你呼吸中熟悉的人的气息，阻隔了你与房屋之间畅通的联系，分隔了你和父母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于是你跟熟悉的现实之间产生了距离，你需要对眼前的事物重新认识。

“父亲说他根本想不到我会害怕那幅挂在墙上的复制品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看挂在旁边的世界地图、中国地图，或者我的图纸，你为什么要看那幅画像？最后他说那么，你为什么那么怕她？”

许多人问过或想问棉棉这个问题。黄梵在《写作与生活：棉棉的战争》中提到：“我和棉棉的交谈只有不多的几次，不过每次我的心头都萦绕着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一见到蒙娜丽莎，不论在什么场合下，她都会立刻晕倒？”黄梵解释道：“有人说这就像啾



喘病人害怕遇到花粉一样。不，我不相信来自任何生理学的解释。我相信这是揭示她精神敏感程度的一类事件，任何精神的繁复的褶皱都会被她发现，以致她的良莠并蓄的情绪宣泄总会令人眼花缭乱。”

在棉棉把人搞得或人把棉棉搞得眼花缭乱之前，她早在书中写过：“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么小，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话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为什么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对付我的哭声。”

作为必须接受的惩罚，被关闭的空间里的一切会变得突兀、强烈起来。棉棉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与蒙娜丽莎“相遇”的，作为那个空间里惟一一张“人”的面孔，蒙娜丽莎具有在那种时刻表达人类情感的使命。然而这张曾被达·芬奇试图以各种音乐抹去丧妻哀伤的脸，却流露出世人无法看透的神秘、阴郁的嘲讽——这个女人的画像，成了一个无助女孩有关童年最清晰的回忆：“似乎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看见她。”

童年的恐惧是巨大的，因为你还无法独自面对生活，那时的困境会比成长之后显得更加尖锐和难以突破。

“长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开始确定：她的眼睛，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；她的鼻子，是黑暗中发出的一道命令，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；她的嘴角，是灾难的漩涡；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，除了她的眉骨，她光秃秃的眉骨，是无所不在的嘲讽；她的衣服，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；还有她的腮，她的手指，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。”

这段直觉式的、独一无二的对蒙娜丽莎的描述，只能出自曾经真的发生过车祸、卷入过灾难的漩涡、并被一把青春危机的大伞拐走过棉棉。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对一个已被世人公认的永恒微笑——对一种被人置信的美——提出了自己的质疑。



“在历史课上，在这幅画像的幻灯片面前，我曾持续惊叫，喉咙发紧，因此被老师当成坏学生罚站，接着被叫到教导处训话，并被追问是否看过黄色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。”

蒙娜丽莎带给她又一次现实的惩罚。“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恨画她的那个人，我恨所有自称自己是‘知识分子’的人，这种恨就是恨，当我敞开心扉，这痉挛着的愤怒便跳动在我的血液里，我把这种感受命名为‘恨’。”

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在棉棉的小说里被第一次提到，是写父亲：“每当我号啕大哭，他就是要把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听肖邦。他说肖邦是好东西。”那时周围还没多少人家有电视机和电唱机，“那时周围有很多邻居还靠到菜场拣菜叶过生活，而我们是这幢楼里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认为我应该感到幸运。”

“知识分子”自认有高人一等的精神地位，可是没有哪个人会为童年和肖邦一起被隔绝于外界而感到幸运。在这个持续的“哭声”与“惊叫”，“音乐”与“训话”的组合中，一个惊恐的画面被重叠、定格在“毫无疑问的惊恐，带走了我对父母所有的亲密，并使我过早地确定了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”。

不可知的世界其实是不被理解的世界，而理解需要花费人一生的经历。如同书中的女孩，或者棉棉自己，也是用不断的理解，渐渐消除着经历中的恐惧。当她习惯听音乐的耳朵可以面对肖邦时，她写下：“我爱肖邦。”但她不会说肖邦是华丽、浪漫的，那个被全世界人说成华丽、浪漫的肖邦，并不源于她的感受。肖邦是她头脑中的一种痛，是她需要重新确信的一件事。

我正是听着肖邦的《大波兰舞曲》去见棉棉的。肖邦那如波涛滚过漩涡般的琴声，丝毫没使我惊恐；在我敞开心扉中，也没有半点“痉挛着的愤怒”。但我却相信棉棉所说的：“我是个孩子般无助、诚实而又不幸的年轻人。我的生命从一块碎玻璃开



始，我的妈妈把这些碎掉的玻璃一块块拼贴起来，现在这件事由我来继续做，我想我会顽强地把这件事做下去。因为我的爱就是一房间的碎玻璃。”

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，对于棉棉的蒙娜丽莎与晕倒，我像每个对棉棉怀有好奇心的人一样想知道。一天晚上，我和棉棉、多米尼克（棉棉找到的另一个帮忙贴碎玻璃的英国大男孩）一起去“美林阁”吃饭。他俩称这家餐厅很“搞笑”，多米尼克说：像5个小孩和一个特别复杂的大人一起设计的。

棉棉穿一身黑色的毛衣、长裤——她说过：“我喜欢穿棉棉牌衣服，从上黑到下，从里黑到外”——前额被一排齐密的刘海遮盖着，这个头现在成了棉棉的标志。她的脸在任何场合下都存在各种可能性，有你能立即接收，也有无法接收或不想接收的信息。棉棉的爆炸力在于她开口说话，只要她一张嘴，空气里立刻会有一股紧张和兴奋的味道。这个晚上，牙疼使她的脸显得肿胀，她用一根吸管喝茶水，这不是一个把快乐带在脸上的女孩。

棉棉脸上那双灵活的杏仁眼，带着她无数墨镜中的一副。她在《我的名牌生活》里说：“有时我会带各种大镜框太阳眼镜，都是在街上的那些老人的眼镜店买的，每副不会超过10元。”我问她为什么晚上还要带墨镜？她说：“我就是喜欢带墨镜，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太真实了。”

这双眼在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里“像碎玻璃片那样闪闪发光”。棉棉在《香港情人》里说：“我有着一双探照灯似的眼睛。”“探照灯”扫射过上海夜晚的许多人与事，所以在《糖》里，“赛宁搂着我的肩说我是上海的眼睛”；在“美林阁”棉棉又说：“我的眼睛看过很多人家没看到的東西。”

多米尼克正在跟我谈非洲，这时棉棉突然惊叫起来，电视里蒙娜丽莎的镜头一闪而过。她全身紧张、呼吸急促，半天才用手